

大東亞戰爭 與 日本海軍



中 報 社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廿七日出版

大與
東日
亞本
戰海
爭軍

原著者

大本營海軍報道部

譯述者

申報社

發行者

申報社

定價每冊中儲券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序

大東亞戰爭，從歷史家的看法，應該是三十八年前日俄戰爭的發展。三十八年前，日本新海軍創造了改變東亞歷史的功績；三十八年後的今日，日本海軍正在創造着改變東亞乃至世界歷史的事業。

在三十八年以前，我們東亞的形勢，處於非常危險的地位，那時英國對東方侵略的魔手，固然深入中國內地，而踏上沒落過程的帝俄，爲了消滅國內日趨膨脹的革命勢力，爲了維持其垂危的專制暴虐的統治權，爲了從東方掠奪土地爭取殖民地的霸權，時刻在準備着挑起對外的戰爭。而維新運動之後未久，國家實力未爲外國了解的日本，正好成爲帝俄侵略的對象。假如我們把三十八年前戰勝了日本，那末，俄國的革命就不會成功，世界上是否會有一個蘇聯，固然將成爲疑問，但三十八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間與性質及其發生地點，也會和以後的事實大不相同。那時，英俄或不免首先演出分割中國的慘劇。幸得新興的日本，一舉而擊敗了帝俄的主力，~~並~~把帝俄專制政權打倒，鞏固了當時日英同盟，造成了東亞的均勢，阻滯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刻，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日本成爲東亞安定勢力的基礎，奠定了日本成爲太平洋保衛者的地位。

大東亞戰爭前夕的形勢，幾乎與三十八年前日俄戰爭時相同，走上了沒落過程的英國，和企圖爭取太平洋上霸權的美國，正如三十八年前的帝俄那樣，醞釀成東亞戰爭的危機，利用東亞民族間的矛盾，實行其「以亞制亞」的戰略，製造了陷東亞人於絕滅之途的種種條件，如果英美人這種謀略一旦

獲勝，東亞以至太平洋的形勢，自然要不知「伊於胡底」了。幸而日本繼承日俄戰爭的傳統精神，特別是日本海軍，挺身於浩瀚的太平洋上，從海上，從空中，到處打擊敵人，在極短的時間，逼得敵人從每一個島嶼撤退，遁出太平洋，使亞洲人的海洋和島嶼，重新回到亞洲人手裏。其所表演的戰鬥精神，是日俄戰爭中的戰鬥精神之發揚與光大，照耀了太平洋和全世界。

不久以前，日本大本營海軍報道部編纂「大東亞戰爭與日本海軍」一書，更發揚了承繼日俄戰爭之光輝的日本海軍偉業的忠實紀錄，它活潑地寫出了大東亞戰爭日本海軍的胸間復活着日俄戰爭時日本志士的熱情與忠誠，它樸素地實質地描寫出日本海軍如何在大東亞戰爭中挺身血戰，和如何爭取了勝利。這部書畫出夏威夷海戰，馬來海之戰，威克島之戰，海軍降落傘部隊之戰，潛水艦作戰，爪哇海戰，澳洲與印度洋之戰等等驚人的現代海戰的場面，這種不僅替日本海軍描出英勇無敵的姿態，同時也替東亞民族提供出豐富的新知識，提供了現代海軍的作用、戰略、戰術、新兵器、新技術等等實際的知識。當此中國急須準備國防，建設海軍的時代，我們特把這部書譯成中文而出版，對於我國海陸軍人與一般愛國人民，似乎是最合時最珍貴的一件禮品。同時，我們敢於相信，這部書中譯本的出版，也是我們對於日本三十八屆海軍節的最適當最虔誠的紀念。

陳彬蘇 卅二年五月廿七日

大東亞戰爭與日本海軍

目 錄

夏威夷大海戰	(一)
特別攻擊隊	(一五)
馬萊附近大海戰	(二三)
威爾斯親王號的沉沒瞬間	(二九)
韋克島攻取戰	(三七)
海軍降落傘部隊之攻略戰	(四七)
蒂摩爾島攻取記	(五三)
潛水艇作戰	(五九)
使敵人心驚胆戰的潛水艇	(五九)
活躍於美國沿海及印度洋	(六三)
通商破壞戰	(六五)
雷克辛頓號炸沉記	(七一)
泗水海・巴達維亞海海戰	(七五)

澳洲作戰與印度洋作戰

(八九)

大海洋作戰的展開

(八九)

南方戰線報告(納卯通訊)

(九三)

新愛爾蘭島通訊

(一〇九)

到新加坡之路

(一一七)

潛水艇搜索敵踪

(一二七)

夏威夷大海戰

冒暴風雨而出征的航空母艦

日本與夏威夷間約距四千海里，佔地球圍圓約五分之一，肩負巨任的航空母艦突破這長程距離，浩浩蕩蕩一路向東駛進。

當尚有數天即可到達夏威夷附近的時候，聲勢凶猛的低氣壓突襲而來。夏威夷附近本來就是常常波濤洶湧排空萬丈的險地，但此次更由於低氣壓而艦身的動搖，格外厲害起來了。

「即使費盡辛苦而能到達目的地，艦載機是否能夠起飛，這真是一個疑問。」
但，上天的佑助，是永遠在受過良好訓練的我海軍頭上的。

日本海軍居然冒此惡劣天氣，襲擊進攻，美國人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所以攻擊夏威夷的日本部隊，在途中並未遇見任何美國的監視哨。

在旗艦的檣頭上掛着四色的旗幟。

是Z字旗。

即三十七年前，在日本海大戰時曾担负日本帝國生死存亡的那面Z字旗。

攻擊夏威夷的部隊全體，在甲板上整齊地排列着仰視Z字旗。

「我們大家要破釜沉舟鞠躬盡瘁以完成這一任務。」
航空部隊指揮官這樣嚴肅地訓示了我們。

過了不多工夫，Z字旗落下來，艦隊開足馬力，用最快的速度，向夏威夷一直突飛猛進。

當夜，一打開無線電就傳來檀香山廣播無線電台的電波。

爵士舞樂，甚達曲調，甚至輪流吶喊似的劇場播音裏夾雜着觀客的笑聲，這正是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過着享樂生活。

次日十二月八號，（美國時間則爲七號）未明時分，終於迎接到盼望中的襲擊夏威夷之早晨。
在一千五百公尺至二千公尺的天空上，仍然有低氣壓的餘波，雲霧甚濃，風速爲十七公尺強，猛烈劇烈地衝擊着航空母艦的舷側，以致母艦搖擺顛簸甚巨，氣候相當不良，在平常飛機都會中止飛行的那種程度。

沒有月光，太陽還在水平線下睡着，天色非常的黑暗，排列於甲板上的艦載機，發出引擎的隆隆聲音。

人不知鬼不覺，長年默默在海上積多時訓練的經驗，實際上就是爲了此一朝之用。天氣之好壞，這並不是問題。

擁抱着魚雷和炸彈的第一陣飛機，威風凜凜地起飛了。

戰鬥機、驅逐機，轟炸機等大機羣之攻擊部隊，迅速敏捷地編整起來，向太平洋的中心夏威夷軍港直撲。

克服四千海里的長途，且在早晨的雲霧中翻筋斗，這對於訓練有素的戰士並算不了什麼大事。

不大的工夫，從雲彩的縫裏看見尚睡在白雲中的高約一千公尺之阿胡島的山。接着便看見沖洗岩石的白色波浪，繼而看到敵人的飛機場。

終於飛到敵人的上空了。

眞珠港在脚下

早晨的太陽已經開始柔和地投過光綫來。

從航空母艦起飛而到達阿胡島上空時的期間內，慈祥的太陽抬起頭來，好像祝福今天的戰爭一樣「真是絕好的轟炸日子！」

飛機上的人都會這樣地歡天喜地着。

在奇襲當中，首先就應當提出古來的黑夜偷營戰法。在夜間，所受損失比較要少得多，且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但襲擊眞珠港，是在天明之後，披着早晨太陽的柔軟光綫，在敵人很清楚的視野裏出現了。

夏威夷攻擊部隊走上了勇敢殺敵的征途。襲擊人稱世界第一堅固的夏威夷軍港，爲了擊沉停泊中的太平洋美國艦隊，在白天，在絕對不能看錯目標的狀態下攻擊，這真是一件理想事。如因死而犧牲，對於自己來說，是償還了得到死所的宿願。

在爽快的星期天早晨，就要開始行動了。眞珠港仍然在乳白色的晨霞中鼾睡着。

青色的港內非常的靜寂，靠近海岸擺列着的大批雪白重油桶，正是絕好的轟炸目標。

目標中的敵國主力艦，兩艘兩艘地靠着，都很整齊地停泊在福特島北面的海面上。

在前後兩甲板上搭着天幕，這在蔚藍的波浪中，襯托着轟炸目標。

此外在南方的船泊處，停着足有一萬噸以上的特設飛艇母艦，戰鬥艦，以及成轟炸目標的「猶他」號艦（一萬九千八百噸）。接着便是大型重巡洋艦，稍微離開一點的便是驅逐艦羣，真是鱗次櫛比一般整齊地停泊在該處。

福特島的南部大半成爲海軍的飛機場。

雖然是星期天，但也許是在訓練，或者是爲担任直接保衛夏威夷軍港，有四五十架飛機從格納庫裏拖出來，擺列在滑走路，在作着無論何時都能起飛的姿勢。

此外，也有入港中的軍艦，也有橫靠在岩牆傍邊的，但因爲是小的東西不能一一看得清楚。只有太平洋艦隊的主力艦，才是我們海軍機的襲擊目標。

大隊海軍機，業已成爲散開體形。

攻擊隊，轟炸隊，戰鬥隊等，各按個的任務而飛到應有的高度，形成攻擊姿勢，於是指揮官機發出攻擊開始的命令。

「全體突擊！」

我方奇襲成功

眞珠港還未從夢境中醒來。

零亂的雲霧倏倏地飛去，但在地面上的高大建築物上，仍然還在晨霞的籠罩中。

穿過這種乳白色晨氣，突然從天空上衝下一隊飛機。好像是從福特島的北岸牆上一頓足而跳上戰艦羣的牆一樣，如果真是雀的話，一定會這樣無疑，在途中降下來緊靠着海面飛，靜靜地把抱着的空中魚雷放射出去，急忙地再躲過迫近眼前的艦牆，於是向敵人顯示着自己的飛機腹部而向天空飛去。

雷擊機隊的空中魚雷攻擊開始了。

轟隆轟隆！剎那間的一個大轟炸聲甚至震動到遙遠的阿胡島山的尖端，於是死寂被撕毀了。

像巨大的海魔手掌一樣，在主力艦的舷側一蹤一躍地向天空豎起雪白的水柱。

五十公尺，一百公尺，二百公尺，三百公尺，……

在其中途，像燕雀一般翻轉着肚皮，雷擊機逐漸昇到高空。

眞珠灣的水面是狹而淺的，且有聳立一千公尺的山嶺，所以非常的險要。這對於雷擊機隊，決不是安樂容易的戰場。因為機羣編隊行動非常困難，所以便化整爲零，散開或爲單機。一架飛機放射空中魚雷，壯觀的水花四濺。這個魚雷激起的水花靜下去後，又第二個飛機開始襲擊。在飛機腹部抱着魚雷，在大空中順序等待着的雷擊機，有的低低在海面上滑飛，有的在敵艦二三百公尺的橫面穿來穿去，只有這樣放射魚雷。因爲一衝入激起的水花，那機體將同歸於盡。

拖引着白色波紋的魚雷，眞像一個「一」字衝向敵艦的腹部。

另外一方面，戰鬥機羣在天空中悠悠然得意地飛翔着。

「敵機不來麼？」

當時我們的戰鬥機羣，在擦拳磨掌躍躍欲試，急切地等待着美國飛機。

迄迄地渡過四千海里的波濤，爲了找尋敵人交綏，一直飛到夏威夷港的市空，這就是我們的戰鬥機羣。

「出來試試！」

如果有敢應戰的敵機出來，我們決意一架也不剩地擊到海裏去。在阿胡島，有數個海軍航空部隊與陸軍航空部隊，所有飛機的數目合起來，一定有數百架以上。我們的戰鬥機在想，只要子彈一顆，就要射向敵人，與敵機拚命，即使敵機當我們子彈用完後還和我們纏糾不清，作殊死頑抗，那就和他們撞碰，因爲這是日本戰鬥機隊第一次衝入夏威夷市空，一定要使美國人知道日本飛機的厲害。殺氣騰騰的戰鬥機，正如凶猛的大鷹一樣，張牙舞爪，目光四射，雄糾糾地在搜索美國飛機。

但是，既無一架應戰而起的敵機，又無一發高射砲彈作響。

夏威夷軍港仍然還是大夢的方酣。

「我們奇襲成功。」

指揮官機發出這個高興的消息後，都飛向航空母艦。

早晨太陽已經脫離水平線，向着真珠灣明朗地照着。

我們的奇襲，真是空前地勝利了。美國政府也不能隱諱這一失敗，所以海戰後，組織了以大理院

法官歐恩·羅巴慈爲首的敗戰調查委員會，以探究「美國戰敗」的原因，後來該委員會曾發表過如下
的報告：

金末爾（太平洋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與蕭特（夏威夷空軍司令官），雖然去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到過陸軍總參謀長馬歇爾與海軍作戰部長斯太克的關於日本進攻危險的預先警告與命令，但毫未放在到心上，一加考慮。日本軍攻擊的當天，即十二月七號上午六時半（美國時間），美海軍運輸船安達雷斯號（五千五十噸）在真珠灣近海面航行禁止水域內，曾發見一艘日本潛水艇，但海軍哨戒機及驅逐艦華特號（一千六十噸）在上午六時四十五分才開始攻擊該潛水艇。

上面的報告，在上午七時十二分已經達到值班的士官手，該士官隨即報告參謀長，但並未根據這一報告發出任何警報。在夏威夷空防探知機中服務的一個下士官，曾在上午七時二分，於夏威夷西方約二百公里的上空發見有多數飛機，當時七點二十分報告到了值班士官，但該士官誤認當時在彼處飛行的是自己飛機，所以並未採取任何應付方法。

真珠灣的機雷網，除掉讓艦船通過外，普通在夜間總是封鎖的，但在十二月七號上午四時五十八分讓掃海艇二艘通過而開放後，一直到上午八時四十分並沒有封鎖。

戰鬥在最高潮

敵國飛機場的格納庫與飛機，都同樣馬上成爲我們轟炸的目標，而應聲噴出雄壯而高大的紅色火焰。

俯衝轟炸機隊首先襲擊敵人的航空部隊。

福特島的海軍航空基地是由陸上班與水上班兩部組成，在水上班基地上，靠近水灘處排列着很多大型飛機。

如果這些飛機從空中去反擊我們在海洋上面的艦隊，那牠是具有這種飛程的。

我們的俯衝轟炸機像雀鳥一樣地在其上面飛舞。

裝着充分汽油而經常準備起飛的飛機，遭受到準確的炸彈後突然熊熊地燃燒起來而發出黑黝黝的烟火。

汽油所起的黑烟，正如怪獸的巨大舌頭，正在來回地舐軍港的朝氣。

同時戰鬥機隊也看見沒有敵機來應戰，就突然想落在地面敵機的翼端上似地，公然作低空飛行，用機關彈掃射地面上一架一架的敵機。都決定不停在高空，而飛到低空，在海軍機中竟有撞到敵人的電線上，而把電線帶回航空母艦去，

太平洋艦隊主力艦的舷側都被擊毀而在天空中飛舞，敵機也在地面上燃燒，「猶大」號艦被炸破腹部而把重油都濺出海面，重巡洋艦遭受轟炸而高舉起火焰，在這個時候敵人的炮火才開始向我們航空部隊放射。

此時我們的猛襲已經達到了最高點。

從各處昇起的黑烟與火焰，夾雜在高射砲彈的炸裂中，一片殺氣吞噬了這個軍港。

俯衝轟炸機隊與戰鬥機隊合組的別動部隊，此時飛過夏威夷軍港，而去轟炸阿胡島中央的槐拉爾

飛機場。

槐拉爾飛機場有輕轟炸機與戰鬥機二百餘架，在地面滑道上已經有數十架在整齊地排列着。

我們俯衝轟炸機與戰鬥機隊，對於這些敵機實行猛烈的轟擊。

因為有風，很怕由於敵機起火而被烟火遮掩住轟炸目標，所以——風起一架一架地炸到上風去，這種周到的戰法竟使敵機各個毀於砲火。敵機全都不剩一架地消失於烟火中，槐拉爾飛機場完全成為死的形相。

敵機一架也沒有起來應戰，竟落到這種可憐地步。

對於殘存武器投下大型炸彈

低氣壓的餘波，仍然殘留在一千公尺高的阿胡島山峯上。

由於強烈的惡氣流，我們空軍部隊的機體在不斷地搖擺。

已經到了抱着大型炸彈的轟炸隊攻擊的時候，但由於轟炸描準器發生了毛病，而悠悠地飛回去修理。

高角砲彈愈趨愈烈，天空突然被彈雲遮蓋起來，但特意遠地帶來的炸彈怎麼可以不按目標投下呢

？

從容投下的第一彈，很準確地在敵艦上面爆裂了。

一艘敵人戰鬥艦，說時遲那時快，竟四分五裂而大聲響了一下，便沉入水底了。天空去的猛擊與

在水裏偷偷去的襲擊，竟連成特別攻擊隊的赫赫戰果。

兩艘兩艘排列着的戰艦，這真是沒有比牠再好的目標。一隊如襲擊一端的話，則其他一隊就對付其餘的戰艦。雷擊機的襲擊完畢後，俯衝轟炸機又殺氣沸騰起來了，接着帶有大型炸彈的轟炸機也匆匆前來。沒有達到擊沉目的則不知道停止的。如此連續不斷地反復轟炸。

決心殺敵的雷擊機，最後走逼近敵人擊放射空中魚雷。也許打算用一個魚雷擊沉兩艘並排着的敵艦，帶着有力的魚雷順着兩艦的中間飛的雷擊機，從對面飛來一彈而受傷。

突然雷擊機成爲一團火球。於是成爲火球的雷擊機，又把機首對向敵艦，帶着魚雷衝上敵艦的甲板，而激起一團熊熊的火柱，這正如從舷側捲起水烟一樣，於是這架雷擊機在無法以言語形容的壯烈情況下自動炸裂了。到了這個時候，我方的損失程度也大大地提高了。

好像是在天空中等待按次擊敵的轟炸隊，其司令機首先被敵擊中左翼，而開了一個大洞。接着其他飛機中也有噴出汽油來的。

轟炸終了後，這架轟炸機似乎是在找尋敵艦作自動炸裂的目標，但司令機來了一個信號「報告情形！」牠很泰然地回答說：「只預備筒破壞」。

司令機又回答說，既然是預備筒壞了，還着急什麼？

在戰鬥機之中也有射完最後一顆機關鎗子後，雖毫無受傷，但衝向敵人的格納庫，如此用自己的身體打擊敵人，這真是肉彈戰中英勇就義的一幕壯劇。

若想回到航空母艦去當然是可能的，但二十年的同仇敵愾之宿恨心，使自己不肯放棄打擊眼前敵

人的好機會，所以拼命射擊敵人，單純用子彈來殺敵還不能盡興，於是便犧牲自己的身體、供獻給國家勝利的事業上。

英勇壯烈已臻極點，這正是此次大海戰中最精彩的一幕。

擊潰美國太平洋艦隊

第一批攻擊部隊之後，第二批攻擊部隊又從航空母艦上起飛了。對於殘餘的敵艦以及其他敵國軍事設施，加以痛快淋漓的澈底毀滅，另一方面特殊潛水艇組成的特別攻擊隊也用準確的魚雷打擊敵人，在這一場惡戰的結果，美國在夏威夷停留中的太平洋艦隊主力，一朝之間粉碎無遺。

大本營海軍部發表（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三時）

一、關於夏威夷海戰結果，爲了發表所收到的確報，今按攻擊實施部隊的親眼所見，以及攻擊後的偵察攝影，而判明獲得下列綜合戰果，美太平洋艦隊以及夏威夷敵國航空兵力完全潰滅。

（一）擊沉

戰艦 五艘

（加里福尼亞型一艘，美麗蘭型一艘，亞利索納型一艘，猶他型一艘，艦型不詳一艘）

甲巡洋艦或乙巡洋艦 二艘

給油船 一艘

（二）大破（修理不可能或極困難修理者）